

台港名家书话文丛

书痴闲话

吴兴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台港名家书话文丛

书痴闲话

吴兴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 清

封面设计：西 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痴闲话/吴兴文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
(台港名家书话文丛/陈子善主编)

ISBN 7-222-03363-7

I. 书... II. 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读书笔记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
字(2001)第 088416 号

书 痴 闲 话

吴兴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
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10 千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22-03363-7/1·942

定价: 25.80 元

编选者言

陈子善

在台湾文化界，吴兴文的名字即使不是十分响亮，也是知名度颇高的。作为书话写作的后起之秀，文学新书评介专家，藏书票收藏和研究权威，吴兴文是编者所见到的少数几位既爱书又懂书、既编书又写书的台湾“书痴”之一。

1957年出生的吴兴文是台北市人，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他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和研究工作，曾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编辑特别助理、台北《出版界》杂志总编辑和台湾藏书票俱乐部顾问，现任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副总编辑。著有《票趣——藏书票闲话》（1994年传文文化事业公司）、《图说藏书票——从杜勒到马蒂斯》（1996年宏观文化事业公司）、《藏书票世界》（199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我的藏书票之旅》（2001年北京三联书店）和《读书营销学》（与文硕合著）等。

吴兴文自诩“复印艺术的拥护者，书房里的自恋狂”，他的极具个性的文字生涯是与他的丰富的藏书互相发明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醉心于中国新文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是台湾“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社”基本社员，为台湾各大文学刊物撰写台湾文学新书评介专栏至今已达十年之久，以简明扼要、客观公正而著称。90年代以

来，吴兴文的兴趣转向中外藏书票的收藏和研究，锐意穷搜，勤于发掘，终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闻名海内外的藏书票收藏家和研究家。与此同时，在近代中外文史典籍（包括罕见的签名本、限定版和各种性学著作等等）的考证辨析方面，吴兴文也继续用心并大有收获。

本书是吴兴文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话集。第一辑“书痴闲话”是他对古今珍本善本的考述和对当代台湾出版文化现象的剖析；第二辑“藏书票世界”是他对中外藏书票历史的重新诠释，尤其对中外作家、艺术家与藏书票的关系颇多独家发现；第三辑“台湾文学观察”是他近年为香港《读书人》月刊撰写的台湾文学出版报告，是专门探讨台湾文学出版趋势的评论，对了解台湾 90 年代文学走向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本雅明说过：“所有得书手法中，最令人敬佩的就是自己写书。”吴兴文欣赏这句话，并正在全力以赴。这部文笔隽永，趣味盎然，传递众多文化讯息的《书痴闲话》的问世，不但使作者，也会使大陆广大“书痴”感到欣喜吧！

目录

编选者言

书痴闲话

谈“书痴”及其他

书痴闲话

书海无涯

——我的 30 年代文学藏

书梦

祭书、守岁与 7——Eleven

冯梦龙编《山歌》

徽派版画《养正图解》

《书林清话》边外

天津曹氏刊藏《孝经》

毛边本与《伏园游记》

两本《初期白话诗稿》

莎乐美、比亚兹莱与 20 至

30 年代作家

一经签名 书价百倍

思酒起两则

颜水龙与《台湾工艺》

《浑如篇：嫖妓杂志》

性学的精华

——《思无邪小记》

性幻想与暴力行为

情色文学铺天盖地

- 70 性爱与春宫照片
- 73 罗丹·性·女人
- 76 一场正经与妖言的对话
——女同性恋与性革命
- 79 “神田”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 82 从数字管理看出版
- 85 “角川商法”的流毒
- 89 藏书票世界
- 91 人人必须拥有一间书房
——收集藏书票的自我剖析
- 96 我的票趣
- 102 怡情养性的藏书票
- 105 大家来做藏书票
- 110 票富如海：从纹章到电脑
- 117 藏书票里藏情色
- 122 谈谈藏书票的书
- 131 案头山水，书中宝石
——中文藏书票书导览
- 141 维多利亚时代最后的梦
- 145 先拉斐尔画派与《鲁拜集》
的交会
- 150 在画册里发现马奈的藏书票
- 154 维也纳分离派的灵魂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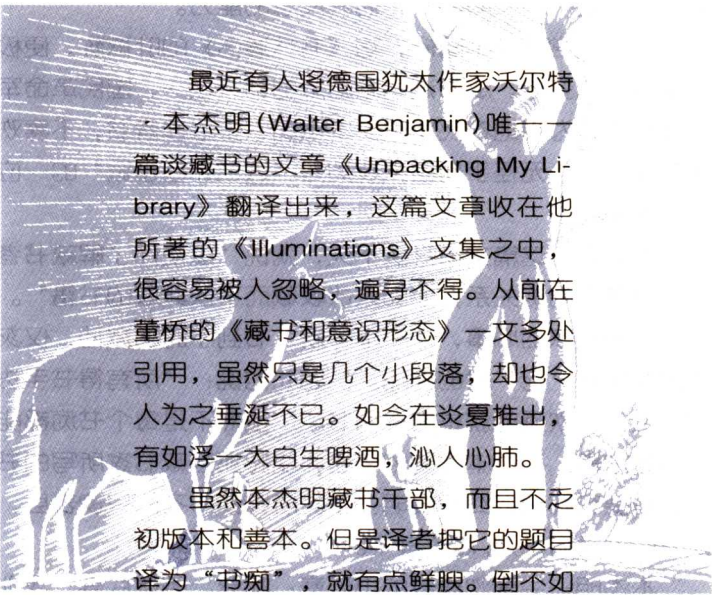
林语堂文集	158
林语堂文集	161
林语堂文集	165
林语堂文集	171
林语堂文集	174
林语堂文集	178
林语堂文集	182
林语堂文集	185
林语堂文集	188
林语堂文集	191
林语堂文集	196
林语堂文集	199
林语堂文集	203
林语堂文集	205
林语堂文集	207
林语堂文集	210
林语堂文集	214
林语堂文集	319
林语堂文集	224
林语堂文集	228
林语堂文集	232

克林姆
表现主义的先驱:柯克希卡
纳比派的代表画家:波纳尔
世纪末的天才画家:比亚兹莱
猫、猫头鹰和瓦洛东
后印象主义传入英国的功臣:鲁先·毕沙罗
魔幻与黑白艺术家:埃舍尔
寻找马蒂斯
作家使用的纹章藏书票
性教育家的藏书票
堂吉诃德
美人鱼
国人最早使用的藏书票
褐木庐
台湾文学观察
巡航夏季书海
上校·轻批评·鸟国狂
林语堂·《创世纪》·琼瑶
散文的丰收月
两大报文学奖过冬
寒冬中的朵朵梅花
新春新气象

- 237 微林哀 纸价飚涨中的文学书林
- 242 义主聚奏 文学里难以承受的炒作/
- 247 印末五世 崩盘
- 252 关徽 文学出版“卖可挺”的
时代
- 256 决意 张继高、吕赫若与《台
湾连翘》
- 263 帝江魁岸 “纯文学”之死与新感官
小说登场
- 267 困势意升 岁末感言与爱情小说
- 271 寒宵楚封 文学出版的相互冲突
- 275 朝何吉堂 寒梅绽放，朵朵馨香
- 279 早景人国 从《文学不安》到大众
小说成形
- 283 尚木厨 丰盛的三月
- 287 台湾“大选”后的平静
- 291 学文新台 散文高、小说低的时代
- 295 亮丽的五六月
- 301 幸莫能滋 煊热暑假天，焦灼出版心
- 305 辞·野土 好的小说不辍
- 309 堂甜林 文学难以承受之“轻”
- 313 手印文增 奢靡的实践
- 316 文甜大西 文学看招
- 319 印中琴察 文学可以净化人心
- 322 广落得成 文学出版的高峰不再
- 拨云见日

书痴闲话

谈“书痴”及其他



最近有人将德国犹太作家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唯一一篇谈藏书的文章《Unpacking My Library》翻译出来，这篇文章收在他所著的《Illuminations》文集之中，很容易被人忽略，遍寻不得。从前在董桥的《藏书和意识形态》一文多处引用，虽然只是几个小段落，却也令人为之垂涎不已。如今在炎夏推出，有如浮一大白生啤酒，沁人心肺。

虽然本杰明藏书干部，而且不乏初版本和善本。但是译者把它的题目译为“书痴”，就有点鲜腴。倒不如

董桥译的“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来得清纯，有如吃广东烧肉，油脂都被烤掉了，夏天吃起来，也不会太过于油腻。

本杰明在希特勒掌权之后，离开德国到巴黎去，使他的藏书饱了两年的幽暗岁月。历经极权主义的压迫后，终于使这些书重见天日，翻箱倒柜出整个图书室来。但是他后来为了躲避纳粹的铁蹄，逃出巴黎想到美国定居，可惜慢了半拍，半途自杀而死。为了选择思想上的自由，他宁可牺牲自己，留给后人无限的怀念。他已经超出了“一本书的真正自由，就是上了藏书家书架”的境界。不像苦雨斋主人，为了过他自己的生活，不惜留在北平委曲求全，接受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的头衔，弄得他差点丧命，晚节不保。所以本杰明并不只是一个“书痴”，他有反思的能力。

书痴通常比较不随俗，写《书林清话》的叶德辉，便极力反对戊戌变法，成为湖南顽固派的领导之一，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为当地农民所杀。本杰明一生好读僻书，不喜欢跟着流行走。无怪乎他后来被列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重要学者。

本杰明在这篇文章开头不久，就说“以使你了解藏书者与其所藏之间的关系，亦即只谈收藏而不谈典藏的书籍”。他了解藏书家的心事，“一本‘新’书到手时的激动，仅次于刚发现到‘它’时的刹那。”因此他说：“所有得书手法中，最令人钦佩的就是自己写书。”虽然不是每个书痴都能办得到的事，不过本杰明的著述，比起那些藏书家所写的书话、提要和解题，终归高明多了。所以读书不能只读表层，最好能够从容不迫，悠游其中。

本杰明一生喜欢精致的小玩意；邮票、明信片等，我则

对藏书票情有独钟，时常为了订购藏书票的书，而不敢轻易出国，甚至于错过了去年在札幌举行的国际藏书票大会。还好国外的旧书商定期寄来邮购的书目，稍稍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但是邮购多少有点赌运气，我曾经花了 65 美元，买一篇 6 页谈“藏书票狂”（Book - Plate Enthusiasm）的文章，包扎加航空运费接近 100 美元，这简直是敲诈了。不过也有令人喜出望外的時候，同样的价格却买到 15 张荷兰艺术家的藏书票原作，其中一张标明限量 24 张。

在本杰明这篇文章之后，胡诌几句，只为了凑钱，图个“喜出望外”的运气。希望它是我的幸运符。

书痴闲话

唐贾岛《寻隐者不遇》诗曰：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我的访书经验有如这首诗，童子若旧书铺老板，师如我欲访到的书，书贾不耐我一问再问，所以将它暂放别处，以吊我胃口。所以西方人说“渔书”、“猎书”或“搜书”，我则说“访书”。

十多年前，在台北《春秋》杂志读到，转载(20世纪)30年代上海藏书名家周越然《书书书》一篇谈《金瓶梅》版本的文章，提到姚灵犀的《瓶外卮言》，遍访当时台北的旧书铺，都无缘结识，后来这本书大陆重印了，可是看到时，并没有乍见故友的那份喜悦！说起来还真有点食“古”不化呢。

《书林余话》卷上记载：南宋学者叶少蕴说过藏书以稀为贵的定律。唐以前，人以收藏写本为贵，而且藏书者精于校讎。五代时冯道奏请官方刻书，后世于是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

民国二十一年(1932)，唐弢住上海徐家汇，正值日军侵占上海，天天躲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把书当废纸卖，他于心不忍，从此节衣缩食，想尽办法，开始有目的地买书。因此他说：“书籍大概也真是一种‘食粮’吧，有几次，我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一天只啃两个烧饼，也居然对付了过去。”经过这样空乏其身的体验，所以他能够写出书痴的仙果——《晦庵书话》。

19世纪英国小说、评论和随笔作家乔治·吉辛，在其脍炙人口的《四季随笔》中有一段记载他爱书如痴，而牺牲午餐的事。他说：“正在要吃午饭，胃口索要食物的时候，我被久已渴望的一本书吸引住了，书价标得很相宜，我不能把它放过；但是要买便得受饿。我的海尼的《提布拉司集》，便是在这种时候抓到的。它

放在古得古街一家旧书铺上——在这个摊子偶然可以从一堆废物中找出很好的东西。”（李霁野译）值得我们后人怀念。

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必像唐弢一天只吃两个烧饼，吉辛的不吃午餐，为了买书成痴而挨饿，所以有人感叹：

“在印刷业发达的时代，没有什么难求的书了，也因此几乎无所谓‘藏’或不藏。”时代不对，只好退而求之了。

书桌上有几册丸善、玉英堂、Thomas G. Boss、Fine Books 的珍本古书目录，书目上标有“稀有”、“罕见”、

“难求”……等等文字说明，而此刻阮囊羞涩，不够支付心爱的书款，倒使我怀念国中时代，每天把早餐、午餐费用减半，加上零用钱买书的日子。